

王度庐作品大系 武侠卷 壹

下

# 鹤惊昆仑

王度庐著

王度庐·著 王芹·点校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王度庐作品大系 武侠卷 壹

下

# 鹤惊昆仑

王度庐著

王度庐·著 王芹·点校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鹤惊昆仑 : 全2册 / 王度庐著. — 太原 :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5. 7  
(王度庐作品大系)

ISBN 978-7-5378-4439-0

I. ①鹤… II. ①王…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40733 号

书名：  
鹤惊昆仑

著者：王度庐  
点校：王 芹

策 划：续小强 刘文飞  
责任编辑：刘文飞  
书籍设计：张永文  
印装监制：巩 璠

出版发行：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井州南路 57 号

邮编：030012

电话：0351-5628696 (太原发行部) 010-57427866 (北京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办)

传真：0351-5628680

网址：<http://www.bywy.com> E-mail：[bywycbs@163.com](mailto:bywycbs@163.com)

经销商：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890mm×1240mm 1/32 总字数：557千字 印数：1-6000  
总印张：18.75 版次：2015年7月第1版 印次：2015年7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378-4439-0  
定价：68.00元 (全二册)

# 目录

## 第一回

猎艳偷香门徒触大戒  
忤杀悔过老侠动慈心

〇〇一

## 第五回

艰苦求师决心擎梁柱  
风尘豪侠气逼花太岁

一一四

## 第二回

雪夜复冤仇犊儿斗虎  
春郊生情爱燕子啄花

〇三八

## 第六回

钢刀挫铁剑名侠杀威  
峻岭连高峰奇人显技

一二九

## 第三回

挥刀雪恨单骑走江湖  
脱锁投山几番逢灾难

〇六〇

## 第七回

雄关月下独走鲍阿鸾  
瀑水桥边群战李凤杰

一五四

## 第四回

嘉陵江水匹马访名师  
琵琶声中单刀驱淫贼

〇八二

## 第八回

双杰决雌雄血光染剑  
十年怀仇恨盛气传书

一八二

第九回

志苦心坚十年成绝技  
风微雨细双侠会荒村

二〇四

第十三回

爱恨交缠随时弹热泪  
峰峦对耸不意遇银鏢

三〇五

第十回

路见灾黎侠行消仇恨  
夜来旅店妙手戏英雄

二二三

第十四回

援救皆虚深山遗绣舄  
恩仇如昨故里听清歌

三三七

第十一回

云岭交锋堕崖逢小侠  
洞房灭烛挥刀拒新郎

二五八

第十五回

钢锋敌众紫阳走英雄  
恶虎伤人川北来强暴

三六九

第十二回

驿路停鞭深宵乖好梦  
灞陵横剑苦笑对情人

二八七

第十六回

夜里追仇昆仑刀染血  
庄前鏖战阆中侠施威

三九〇

第十七回

未剪仇讎荒山逢怪侠  
重沾恨蕊宝剑溅桃花

四二八

附录一

为《王度庐武侠言情小說集》而作

五四四

第十八回

古庙深宵道姑劫艳妇  
长途飞骑哑侠会群雄

四六三

附录三

王度庐年表

五四九

第十九回

力撼武当岳一鹤施威  
云漫展旗峰双侠斗剑

四九四

第二十回

玉陨花残凄惨追與榑  
星移斗转感慨话江湖

五二三

## 第十二回 驿路停鞭深宵乖好梦 灞陵横剑苦笑对情人

走出了大散关，阿鸾便想起前一个多月，自己独自星夜离开这里，直奔长安的事。回忆起那时自己的勇气，内心的悲痛便减少了些。刀鞘在鞍旁，碰得铜镫叮叮地响，阿鸾就忍住泪，暗想：快走！到长安见见江小鹤去！我非得杀死他，随后我也死，不然就叫他杀死我。他不肯杀我都不答应，我会往他的宝剑上去碰！可是在我死之前，我要对他说明十年的事情，千言万语都得对他说明白！不管是他死我死，我们都得说明白了之后再死！这样想着，她的眼泪又簌簌地落在马背上。

纪广杰在前面回过头来，噗哧一笑，说：“阿鸾，在早先我还以为你是当代一位女侠，性情刚烈得如男子一样。现在一看，原来你也是十分柔弱，和别的女儿一样。你们昆仑派都是自己把自己吓怕了，其实江小鹤并不是多么了不起的人物。你等着看，到长安不几日，江小鹤必来，那时你看我怎样制服他！”阿鸾仍在马上挥泪，并不作答。

纪广杰又说：“昨天是咱们两人大喜的日子，你却对我那样无情，若不是我极力忍耐，咱们这一对新夫妻早就成了冤家。但你也须明白点，我并不是怕你，我是爱你。现在咱们一同出来，同行同宿，我盼望你别跟我再犯别扭，不然可要叫路上人笑话。咱们现在没有别的志愿，就是应当像上回在渭水战李凤杰似的，应当同心协力地去敌江小鹤。然后，我还要带着你回龙门，去见我家里的人，再闯闯江湖。最后我还要到北京去，应试武场，

我要致力前程,叫你将来做一品夫人。”

阿鸾却瞪着眼说:“你别啰嗦!快走!”

纪广杰不禁笑了笑,心里十分舒服,虽然阿鸾的两眼瞪得很凶,但他觉得里面也蕴藏着温柔。尤其阿鸾所说的那个“你”字,他听了简直觉得肩膀都发麻了。于是他高高地挥鞭,纵马快走,故意表示他那娴熟的骑术。阿鸾也急急地纵马跟着他。

两人在路上并不再说话,一直向东飞奔,当日晚间就来到了兴平县境。依着阿鸾是还要往下走,她要当日就赶到长安,纪广杰却说:“不能再往下走了。赶到了咸阳,那渭水里晚上也没有船只,咱们过不了河。即使寻着了船只,长安的城门亦关了,咱们当日还是不能见着葛师叔。”阿鸾只好收住了马,一声不语地随着纪广杰进了一家店房里。

纪广杰故意找了一个屋里只有一铺土炕、连个桌子都没有的单间。阿鸾一进屋,就穿着鞋上炕坐着,昆仑刀就放在她的身畔。纪广杰笑着,向店家要了菜饭,并要了酒。店家见是夫妇二人,自然给拿来了两个酒盅。纪广杰自己先满满地斟了一杯,又另斟了一杯,递向阿鸾,笑着说:“今晚咱们两人再喝一杯合欢酒吧!你想开了一点儿吧!”

不料阿鸾吧地用手一推,酒杯就落在了炕上,洒湿了纪广杰的绸裤,纪广杰不由把脸色一变,问说:“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不喝可以,为什么要推酒杯?从昨天成婚到现在,你除了骂我,就没跟我说一句话,难道你是看不起我纪广杰吗?你不愿做我纪广杰的老婆吗?”

阿鸾立刻瞪着眼,伸手去摸刀柄,并厉声问说:“谁是你的老婆?”

纪广杰便笑着说:“你!你就是我的老婆。你昨天跟我拜过堂,现在随我出来,就已是我家的人,是我的老婆,是我的妻子,是我的媳妇!”说时他就要表示亲爱。却不料呛啷一声,阿鸾那口昆仑刀已然出了鞘。纪广杰赶紧低头伏身向炕下去躲,钢刀就从他的头上削了过去。纪广杰乘势跑到院中,阿鸾倒是没有追赶出来。

这次纪广杰真是愤怒极了,心里想:这真是岂有此理!谁家的新媳妇能够这样对待丈夫?她既然是不喜欢我,为什么又跟我拜堂呢?于是他气愤了,就要自己去备马,赶回大散关,或是找到洛阳县山阴谷去问鲍老拳



师,叫他来问问他的孙女,到底是怀着什么心。

可是他走到马棚下,找着了鞍鞯,放在了马背上。他站在那里发了一会儿怔,却又把鞍鞯给拿下去了,心说:那样一来,两家新亲可就伤了和气,夫妇终生亦不能再和好了。天下会武艺的女子或许有,但是到哪里再去找阿鸾这样的好模样呢?此时,阿鸾那俊俏的模样在他的脑里一闪,立刻他的气又消了。

他又回到窗前,心想:我倒要看看现在阿鸾是在干什么了。于是他把屋门轻轻地拉了一道缝,却见阿鸾已把刀放在身旁,在那里垂头哭泣。

纪广杰不禁叹了口气,就走进屋内。但他又不敢近前,只站在远处,摆手说:“你亦不要伤心。我知道你也许是不喜欢我,但我纪广杰堂堂的男子汉,我非得博妇人的欢心吗?再说我帮你家与李凤杰、江小鹤二人作对,也并非贪图你的美色,我是因打不平。我不能叫一个江湖后起的小辈,欺负你家那位年老的拳师。我实同你说,在武当我和江小鹤交过手,他的剑法虽不及我,但是他的点穴确实厉害。这次到长安我们再见了面,还不知谁胜谁败,谁生谁死。我若死了,那我算为这些昆仑派的朋友捐躯,为老拳师舍了命,死而无怨;假若我将江小鹤杀死,我就一走,永远也不到关中来。你是改嫁或是守活寡,我也都不管。我在外面也不再娶,我只是闯江湖走风尘,行侠仗义。到老年我或是出家,或是归隐!”

纪广杰说这些话时,意态激昂,言辞慷慨,说完了就自己坐在炕边吃饭,不再看阿鸾。只听阿鸾却哭泣着说:“谁叫你杀江小鹤?你不能杀!他是我家的仇人,用不着你杀,你若杀他,我也杀你!”纪广杰忍不住又笑了,转又长叹了口气,向阿鸾说:“不要说了,你不是不和我说话吗?我也不和你说话。咱们俩名为夫妻,其实有如路人,你现在不知我纪广杰是什么人物,将来,你自会知道了!”他也使着气,吃喝完了,就叫来店伙,把杯盘撤了去,然后关上门。他抽出宝剑,就靠着墙一卧,并且离着阿鸾很远,手提着宝剑,沉沉睡去。

到半夜里,他睁眼一看,见灯还没有灭,可是油已快干了。阿鸾也是和衣靠墙坐着睡觉,钢刀就横放在她的腿旁。借着半明不灭的灯光去看,就见阿鸾微合着秀目,睡态娇慵,新梳的头髻,额前垂下了两络秀发,发出微

微的鼾声。尤其是她那身红袄裤、绣花鞋，简直勾引得纪广杰销魂，刺激得他的一颗心不住地怦怦跳动。他慢慢地伸手，想要把阿鸾的刀拿过来，然后凭着自己的剑把阿鸾制服；可是手还没伸过去，阿鸾却又睁大了眼睛。纪广杰便就势一倒，躺在了炕上，伸着一只手，又呼呼噜噜地装睡。他的头便靠近了阿鸾的绣花鞋，手就挨着那口刀。阿鸾将身子挪远了一些，把刀亦挪开，吹灭了灯。纪广杰便又装着说梦话，狠狠地把炕一捶，骂道：“江小鹤！”待了一会儿，他就真的睡去了。

次日天明起来，他看了阿鸾一眼，却不对阿鸾说话。阿鸾在靠窗处支起来一个随身携带的小镜子梳妆。纪广杰自己草草地打了辫子，便坐在炕上用早饭，并时时撩起眼来看阿鸾的背影。少时，阿鸾也用了点儿早饭，纪广杰就吩咐店家备马。他付毕店账，就带着阿鸾出门，骑上马一同往东走去。不多时就到了咸阳渭水之滨，乘船过河，飞马南去，傍午时便到了长安。在路上纪广杰并未与他的新娘谈过一句话，可是他的两眼却时时瞧着阿鸾，心里寻思着用什么方法才可以使新娘心服，使她爱慕自己。

两匹马进到长安城，到了利顺镖店门首。那在门前的几个镖头，一见纪广杰独自偕着阿鸾前来，齐都不胜惊异；又见阿鸾已梳着云髻，穿着一身新娘的衣饰，就更直了眼。纪广杰下了马，将马交给别人，就向众人拱手，带着阿鸾进到镖店里。只见葛志强、袁志侠、陈志俊、杨志瑾、赵志龙、金志勇那些人全都在柜房中谈话，似乎正在谈论什么紧要事情。

一见纪广杰和阿鸾来到，他们就齐都迎出门来。葛志强就说：“怎么，纪姑爷和鸾姑娘的喜事都办好了？”阿鸾脸上微微一红，便随众人进到屋内。赵志龙又向纪广杰问说：“蒋志耀和刘志远他们，怎么没有回来？”

纪广杰喘了喘气，并不说话。坐了一会儿，他才先把日前由鲍老拳师做主，他与阿鸾成婚的事说了；及后又说他如何到湖北武当山与江小鹤见面争斗过了。他还是照着以前说的那套话，说江小鹤曾败在他的手中。又说到刘志远与蒋志耀，他就说那两人是与他分途走了，并说大概他们知道江小鹤将来长安，所以就未敢回来，或许故意躲在远处观风。他并把刘志远抱怨了一番。后来他由腰中取出了老拳师托他带给葛志强的那封信，却没把致江小鹤的那封拿出。

葛志强接过信来，就见信封里除了一张信纸之外，还有一封未粘好的信，上面却是写着“江小鹤台收”五个字。葛志强把信交给赵志龙，赵志龙就高声念读，并加以讲解。给葛志强的那封信，大意是说：他在大散关已令纪广杰与孙女阿鸾成了亲，事出仓卒，为的是他们结为夫妇之后，一同行路就都方便了；自己将往他处暂避，并非畏惧，实是听鲁志中及孙女之劝。

附着那给江小鹤的信，赵志龙亦抽出来阅读了，信中言辞极为凄婉，就是说：十年以前的事，自己在做过了之后，便已后悔，但江志升诱民妻，亦实有取死之道；现在江小鹤来，如能了解此情，捐弃前仇，我两家仍可为友，不提既往之事；若汝仍然抱定志愿，必定报仇，那亦易办。请你言明，不伤我们徒丝毫，那时我即出头，将一条老命交付与你！

众门徒听了，有的惊讶变色，有的凄然欲泣，有的便愤愤地说：“这封信绝不可交给江小鹤，咱们见了江小鹤就得杀，就得拼命！”阿鸾却在旁边又掏出手绢来拭泪，纪广杰却按剑微笑，不发一语。

葛志强收起信来，就向众人说：“我看事情现在还好办，江小鹤如若来到，咱们就不可贸然就与他动武。”旁边杨志瑾说：“那难道叫老师父出头，把性命交给他吗？”葛志强摇头说：“那当然不能，咱们都死了，亦不能叫师父出头！”杨志瑾说：“那么依着你怎么办，把信给他？”

葛志强点头说：“信是必须给他，因为既是师父如此吩咐，我们就必须遵办；只要江小鹤来了，我们便把他请至镖店里，把师父的信拿出来给他看，并请陈师弟跟他说一说，他父亲江志升当年所做的坏事、我们昆仑派的戒条，以及咱们师父当年率领龙家兄弟追到山中杀死他父亲的详情。我想江小鹤亦在江湖中闯了些日，不至于太不讲理。”

陈志俊却瞪着眼睛说：“那孩子还能讲理？他要是讲理，早先就应当想一想。虽然他的爹是叫咱们给杀的，可是他也在师父家里住了那些日子，师父待他并不错！”

阿鸾在旁边急急地说：“江小鹤来到时，你们都不要去见，只叫我先出头。我不但要跟他讲理，还有许多话要问他，看他怎么回答我！”说着，又痛哭起来。纪广杰便把他妻子向后拉了一下。阿鸾又急躁地向纪广杰一瞪眼，但因当着许多师叔之面，她也不好发作。

葛志强连连向众人摆手说：“这件事我们暂且不要担心，并没有什么难办。现在听说江小鹤已进了潼关，我在这里都预备好了，各处的朋友我都打了知会，巡抚衙门、将军衙门、藩臬两司、西安府、长安县，我都已托好了人情。江小鹤不来便罢，如来，那他是自投罗网！”

阿鸾在旁着急地说：“咱们何必要仗着官府的实力捉拿呀？”

葛志强说：“我们并不捉拿他，我们还是先见面跟他讲理，如若他真是不讲理时，那可就说不得了。我葛志强本来是个汉子，生平不愿以官府的实力压人；但现在江小鹤找到头上来欺压我们昆仑派，我对他可不能讲什么客气了。我只要使出个小小的手段，就能把他押在监牢里，不问便斩立决，或者判个永远监禁！”

说时，他瞪着两只大眼，那雄健的身躯昂然挺立，仿佛他这次对于江小鹤要来的事已很有准备，倒不似上次对李凤杰那样，感觉得很扎手、很畏惧。

随后他又高声说：“旁的话休提，今天我们先给纪姑爷和鸾姑娘小夫妇俩贺喜！咱们昆仑派二十年来还没有过这样的喜事，管他什么鸟江小鹤。”于是，大家又都转为笑颜，高声呼着，围着纪广杰夫妇道喜。这些师叔们把阿鸾那泪迹未干的双颊逗得飞红，她便赶紧跑到里院，去见葛志强的妻子和母亲去了。

纪广杰这时却十分高兴，但是他心里却像是挂记着什么事情。他与昆仑派的人谈说了一会儿，又去看了看葛志强之子少刚的伤势，随后他就说，要到他舅父赵保福那钱庄里去看看。其实他并没有去，出了利顺镖店，他就在东西两条大街上徘徊。走了半天，才找着了一家铁铺。这铁铺是专卖兵刃武器的，专供给长安镖行武师之用。铺子里挂着许多明晃晃的大刀，墙上挂着钢刀宝剑，并挂着什么虎头钩、方天画戟，还堆着许多白蜡杆子。

纪广杰走了进去，就问：“掌柜的，有飞镖没有？”那掌柜的说：“飞镖得定打。”纪广杰说：“那就算了，我是急着要用。”

掌柜的就问说：“你是哪家镖店里的？”纪广杰说：“我是大南街利顺镖店的。”那掌柜的翻着眼睛瞧着，似乎还不大信，因为他没瞧见过利顺镖店

有这么一个镖头。及至纪广杰自己道出姓名，他才惊讶着说：“啊呀！原来是纪大爷呀！你老人家不是出潼关捉什么江小鹤去了吗？”纪广杰说：“我回来了。现在你别说废话，你这里要是没有镖，我就到别家买去了。”那掌柜的连说：“有，有。”随说着，随走到柜里面去了。

待了一会儿，他托出一个木匣子来，里面放着几只枪头子似的飞镖。纪广杰看了看，觉得都非常笨重。那掌柜的见纪广杰像是不大中意的样子，就说：“这还是前几年打成的呢！后来因为汉中府的小昆仑鲍大镖头和本地的活魔王孙豹，都曾被秦岭的银镖胡立给打伤，有人就疑惑银镖胡立用的镖是从西安府买的。所以本地官私两面都嘱咐了铁铺，不许我们再打镖卖了，若查出来我们就得受罚。今天若不是纪大爷，无论如何我们也不敢拿出来。”

纪广杰说：“我若不是急着用，我也不到你这里来买。我的祖父是龙门侠，大概你也听说过，他老人家不但是宝剑无对手，飞镖也从不虚发。可是我们纪家所使的镖，却不像你们打得这样笨，可惜我由家中出来时因为没想用，就没有带来。”

那掌柜的说：“不要紧，纪大爷你可以画出个样子，我们定给你打，打出来包管跟你那样子一模一样。”

纪广杰便点头说：“好。”

掌柜的连忙把纸笔给他。纪广杰就画了个镖样子，并把尺寸也注明，确是比一般的镖轻巧锐利。他订打了二十只，讲明了价钱，就付了订钱。

纪广杰又问那掌柜的姓名，那掌柜的就说：“我姓费，你回去向葛六爷问西大街德福铁铺的费大，他就知道，他是我们的老主顾了。利顺镖店那些位所使的昆仑刀，全都是我这里打的。”纪广杰点了点头，先把他这里的成镖选了五只，以备急用。出了铁铺，他又找着一家椅垫铺，订做了一只镖囊，随后往回走去。

走到利顺镖店的附近，他看见那墙角竖着一座石碑，上面刻着“泰山石敢当”五个字。那“当”字的下半截都陷在了土里，成了“泰山石敢尚”了。纪广杰一弯腰，由地下拣起了两个碎石。他退后了十几步，心想着，我要打中“泰”字底下的那个小钩。一石头飞出，他瞪眼直直地看着，正打中在那

一笔上，他便不禁笑了。然后又拿着第二块石头，心说：我要打那个“山”字，打那个山尖。一扬手，石又飞去，他跑过去一看，那“山”字的头上果然被打出了个白色痕迹。旁边站着许多人看着，都希望他再打，纪广杰却得意地走回利顺镖店去了。

少时，镖店众人就在一起吃午饭。纪广杰与阿鸾并坐在首席，葛志强等人都擎杯为他们夫妇献酒贺喜。纪广杰偷眼去看阿鸾，就见阿鸾依然不喝酒、不吃菜，说她是羞涩，可又像是忧郁，这却真使得纪广杰的心里很不痛快。旁边又有人谈起江小鹤，纪广杰就也跟着谈了起来，他现在手中预备着几只飞镖，就绝不再怕江小鹤那神出鬼没的武艺了。于是他昂着头，高谈起来，谈到使他气愤或骄傲的事时，就用拳头击打桌子。

此时阿鸾已离席出屋去了。这间屋对面的那间东屋，葛志强已命人收拾出来，请他们夫妇居住。阿鸾到了这屋里，就坐在床上发愁，眼泪不禁点点落下。忽然屋门一开，纪广杰也进到屋里。纪广杰并没有对阿鸾说话，只是向她一笑，似乎是表示夫妻恩爱的意思。阿鸾却连头也不抬，立刻起身出屋到里院去了。

里院的葛志强之妻徐氏，现在生着病，虽然有两个仆妇，可是还须要她儿媳妇伺候。她的儿媳妇程玉娥，这两个月来就没有一刻闲暇，没有一时心里舒展。程玉娥的丈夫自从那次在大雁塔被李凤杰所伤，几乎死了，到现在伤势才稍微见轻；可是她的婆母又病了，以致她面容憔悴，精神极为悲苦。如今一见阿鸾已经出嫁了，梳着美人髻，戴着金首饰，穿着艳丽的衣裤，尤其是脚上的那双绣花鞋，她真是极为羡慕。她就挽着阿鸾的手儿到了外屋，悄声地说：“妹妹你请坐，怎么做了新娘子，倒比上回来的时候客气啦？”阿鸾脸上红了红，勉强笑了笑就坐下了。

程玉娥就又靠近些，低声问说：“新郎对你怎么样？你们俩一定是顶恩爱的。可是你也得想法摸住他的脾气，先把 he 拿下马去，不然你那位新郎可是不好制的。他有本事，又有名，人物又好，以后一定会背着你做出些荒唐的事，那时你得多生气呀？”

阿鸾被她说得脸更绯红，又有些气恼，就正色说：“嫂嫂你别跟我闹，我爷爷给我们办这件事，我是没法子……”说到这里，又十分伤心。她强忍

住眼泪，又接着说：“就为的是一同出来对付江小鹤，好有许多方便！”

程玉娥笑着，像是嫉妒，又像是嘻笑似的，拍着阿鸾的肩膀说：“现在倒是有点儿方便，可是慢慢地也就不方便了。咱们女人的身子总是有不方便的时候，不如他们男子，永远能在江湖上闯。”

阿鸾并没有听明白她这句话，只觉得心里十分不耐烦，本想要离开这屋回到前院，可是想到那屋中有纪广杰，那更是讨厌。忽然一些伤心的事袭上她的心头，她竟忍不住眼泪滴滴地滚下。程玉娥十分惊讶，变了色，惊慌着问说：“妹妹你是怎么啦，我惹恼了你啦？唉！刚才我是跟你说凑趣儿的话呢！”阿鸾却一面拭泪，一面摆手。

这时忽然有个仆妇进到屋里来，说：“鲍大姑娘！纪姑爷这就要到盐店街看舅老爷去了，问你去不去，车可都套好了。”阿鸾还没答应，程玉娥在旁就说：“自然是去呀！新外甥媳妇哪有不见见舅父的道理？”阿鸾就拭着泪，点了点头，随同着仆妇走出外院。

此时纪广杰的辫子打得又黑又亮，面也刮得十分干净；他换了一件藏青洋绉的长衫，粉底快靴，手中持着一把纨扇，真似一位风流阔少。阿鸾亦进到屋里，重施了些脂粉。纪广杰在旁看着他的妻子打扮，就顺势拍了她的柔肩一下，低声笑着说：“本来我已对你说过，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可是现在我也得告诉你，在长安我只有这一家亲戚，是我的亲舅父。你既做了我纪家的儿媳，无论你是看得起我，看不起我，你也须随我拜见拜见舅父。咱们俩暗地里是如同路人，可是在表面上还得做出恩爱的样子，不然就容易叫人疑惑，把话要传到老爷子那里，他老人家一定也很难过！”阿鸾听了这些话，心中又不由得一阵悲痛，但什么话也没说。修饰完毕，就随着纪广杰出门上车，往盐店街去了。

纪广杰是跨着车辕坐着，他把剑放在车上，还不住地张目四望，仿佛是在人丛中寻找什么。少时到了盐店街广益福钱庄，夫妇二人拜见了舅父，便又回来。回到镖店他们的屋中，阿鸾仍然是闷闷地坐着，眉头还是紧锁着，永远也不用正眼瞧她的丈夫。纪广杰不由十分烦恼，便也不在屋中，就到外面去打听江小鹤。在外面走了一天，酒店茶肆他都去遍了，也没看见江小鹤的踪影。

回来时，见镖店门外停着一辆大鞍车，他进到柜房里，就见有两位穿官衣的人，正跟葛志强称兄唤弟地在谈闲话。经葛志强引见，纪广杰才知道这两位都是府台衙门的，一位是刑房先生柳二爷，一位是大班头神拿邓二爷。这两人一听说纪广杰就是龙门侠的孙子、鲍昆仑的孙婿，就齐道久仰，很亲热地跟他谈起话来。

少时葛志强又命人摆设筵席，请这两位官人吃饭，由纪广杰等人作陪。席间当然又谈了江小鹤。葛志强就说江小鹤是个贼人，在镇巴、川北都犯过重案，如若他来到，务请府台衙门拿办他。两位官人全都满应满许，并说他们现在已派了捕役往各处访拿去了。

纪广杰在旁却不说一句话，他对于葛志强运动官人捉拿江小鹤的事，不大赞成。因为江小鹤的本领他领教过，不用说区区西安府的几个班头捕役，就是人再多些，也休想能捉拿到江小鹤。他现在唯一寄希望的就是他手中的那几只飞镖，如果江小鹤能迟几天来，等那订做的飞镖打好了再来，那更好！他相信他的飞镖是不会虚发的，而且江小鹤必不能防备。

过了些时，屋中点上了灯烛，外面的天色也黑了。葛志强就绝口不再谈说江小鹤，遇有别人谈到之时，他还不住地用眼睛去瞪，神色也极为不安。饮宴毕，两位官人告辞走了，葛志强便吩咐众人今晚要警戒着，比往日还得留些心，昆仑刀都要预备在手，都不要睡熟。如果遇着什么惊异的事情发生，就彼此招呼，同时就打锣；锣声一起，街上巡更的人一听见就能去叫官人。这是他跟西安府那两位官人商量好的办法。

纪广杰却在旁冷笑，他想不到葛志强是这么愚笨的一个人。他进到自己的屋内，就见桌上点着两只蜡烛，阿鸾打开了头发，对镜重新理妆。纪广杰就觉得诧异，又不敢问她，就站在旁边，看她到底是什么主意。阿鸾那万缕乌丝被烛光照得发亮，纪广杰不禁一阵心醉，心说：这么好的新娘，如今又已然到了我的手中，可是她却不能顺手，连一句话都不对我说，这滋味多么令人难受呀！又想：都是因为江小鹤这件事，搅得她心烦，否则她一定能与我和好。因此，他就暗暗咬牙，痛恨江小鹤，恨不得江小鹤立刻来到，自己就扬手一镖，把他肚子打穿。

此时阿鸾的头发已梳理好了，她把那新娘的头髻又改成了一条处女



的发辮，仿佛是没结过婚一样。纪广杰真忍不住心中的怒气，立刻瞪起眼来，问说：“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为什么改头发？莫非你是不愿意做新媳妇吗？”阿鸾竟像没听见似的，气愤愤地起身转了过来。她这时穿的是一件绿纱短衫，里面挂着一条红胸衣，绿里隐着红，再被两盏红灯一照，简直使纪广杰销魂。纪广杰就改怒为笑，说：“其实一改成辮子，可是比梳头好看得多了。晚间可以改成辮子，但到明天早晨还是应改过头来，不然可叫人笑话。”

见阿鸾脖领敞着，露出粉腻白润的抹胸黑金锁链，纪广杰就忍不住要伸手去摸，笑着问说：“这是赤金的吗？哪儿打的？镇巴城不能有这样好的手艺吧？”阿鸾却用手一推。纪广杰赶紧反手握住了她的腕子，笑着说：“到底为什么事，你不跟我和好？”阿鸾却紧咬着嘴唇，一声不语，夺过手去，就由壁上摘刀。

纪广杰恐怕她又用刀来砍自己，便赶紧回身取剑。却见阿鸾把她那口昆仑刀摘下来，坐在炕上，抽出刀来，用一块红绸手帕拂拭。纪广杰不由一笑，也把宝剑放下。他本想走近前，再说几句温存的话，但又想那也是白碰钉子。于是他发了一会儿怔，就傲然地说：“今夜江小鹤也未必来。如果来了，那可真好，我现在正预备着对付他！我要不容他看见我，就将他置于死命！然后……”

纪广杰又要说他替昆仑派铲除对头冤家之后，他就飘然而去，他也不稀罕阿鸾再对他好；可是阿鸾却用眼瞪了他一下，抄起刀出屋去了。纪广杰便赶紧追出屋去，却见阿鸾已飞上了房。纪广杰微微一笑，也嗖的一声蹿上房去。

这时映壁后边藏着个伙计，一见房上有人，就吓得大叫一声：“有贼呀！”顺手铛的一声敲起锣来。纪广杰飞身跳下，向那伙计就是一脚，那伙计连铜锣都滚在了一边。纪广杰就骂道：“笨蛋！莫非你没看见我那屋子还点着灯，我是才从屋里出来的吗？”

这时人声杂乱，葛志强、赵志龙等人全都拿着兵刃跑了出来，伙计们也都点起灯笼来，并有人拿着个铜盆乱敲。纪广杰就抡着宝剑急喊说：“没有事！没有事！是我跟我妻子，我们上房查看去了，这个笨蛋他没看清楚就